

茅盾文集

111
241
447

茅盾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北京

茅盾文集

第六卷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可证出字第003号

北京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套号 835 字数 248,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12\frac{1}{4}$ 插页 3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8800册

定价(3) 1.25元

第六卷說明

本卷收長篇小說《霜叶紅似二月花》及劇本《清明前后》。

《霜叶紅似二月花》寫于1942年。1943年由桂林華華書店出版。

《清明前后》寫于1945年。同年十月由重慶開明書店出版。

二書此次均經作者重行校訂。《霜叶紅似二月花》則補撰《新版后記》一篇，并收入本卷。



一九四六年春攝

第六卷目录

霜叶紅似二月花..... 1

新版后記..... 255

清明前后 261

后 記..... 416

霜叶紅似二月花



瑞姑太太的到来，使得张府上那种枯燥沉闷的生活起了个波动。从老太太以至恂少奶奶，都像心头平空多出了一件什么东西，洗一个脸，开一顿饭，也像比往常兴头些了；可是兴奋之中，不免又带几分不安，似乎又怕他们自己向来不敢碰触的生活上的疮疤会被心直口快的姑太太一把抓破。

姑太太这次的来，在张府颇感突兀。旧历新年，那位钱少爷来拜年，曾說姑太太打算来过灯节，老太太因此曾叫陈媽把东院楼下靠左边那間房趁早收拾妥当。但是清明也过去多时，姑太太只派长工李發送了端午节的礼物来，还說是因为少爷出門去了，姑太太的行期大概要展緩到秋凉以后。却不料正当这末伏天气，姑太太忽然来了，事先也沒有个訊。这可就忙坏了张府的上上下下，偏偏地祝姑娘又被她丈夫逼回家去了。顧二只能张罗外場，內場要陈媽一人招呼，这婆子即使退回十年的年紀也怕吃不消；所以今天一早老太太就差小荷香到黄姑爷家去借他們的老媽子来帮忙，带便就請婉姑奶奶也来玩几天。

只有恂如一人游离在全家的兴奋圈子以外。

九点鐘了，他还躺在在床上，这时三間大厅楼上一声声响也沒有，人們倘不在东院陪着姑太太，就一定在厨房里忙着安排酒菜，这样的清靜，正合恂如的脾气，可不知为什么，他又感得一点寂寞的威胁。早上的凉气，像一泓清水，泡的他全身沒一点劲兒，可是七上八落一些杂乱的念头，又攪的他翻来复去，想睡又睡不着。隔夜多喝了几杯酒，此时他头脑还有些發胀，心口也觉着膩煩。他側着身，手指无聊地刮着那张还是祖太爷手里传下来的台灣草席，两眼似睜非睜瞧着蚊帳上一个閃爍不定的小小的花圈；看了一会兒，惘然想道：“为什么臥房里要放着那么多的会返光的东西？为什么那一个装了大鏡門的衣櫥一定要摆在窗口，为什么这衣櫥的对面又一定要摆着那个又是装滿了大小鏡子的梳妆台？为什么臥床一定要靠着房后的板壁，不能摆在房中央？——全是一点理由也沒有的！”他无可奈何地皺了眉头，翻身向外，随手抓起身边的一把鵝毛扇，有意无意地扇了几下，繼續惘然想道：“并不好看，也不舒服，可是你要是打算换一个式样布置一下，那他們就要异口同声来反对你了，”他冷笑一声，沒精打采地举起那鵝毛扇来，又随手扔下。“为什么？也是一点理由都沒有的。不过他們却有一句話来頂住你的口：从沒見過这样的摆法！”他觉得渾身暴躁起来了，又翻一个身，嘴里喃喃念道：“从沒見過！好一个从沒見過呵！可是他們却又不說我这人也是从沒見过的，可不是我也是不應該有的么？”他粗暴地揭开帳門，似乎想找一人出来告訴他這句話。首先

使他感得不大舒服的，乃是房里所有的衣箱衣柜上的白銅鎖門之類都閃閃發光，像一些惡意的眼睛在嘲笑他；隨即他的眼光落在那張孤獨地站在房中心的黃櫨方桌上——這也是他所不解的，為什麼其他的箱櫃檯桌都挨牆靠壁，而獨有這方桌離群孤立，像一座孤島？他呼那些依壁而聳峙的箱山為“兩岸峭壁”，稱這孤零零的方桌為“中流砥柱”。這“中流砥柱”上一向是空蕩蕩的，今兒却端端正正擺着四個高腳的玻璃碟子：兩碟水果，一碟糕點，又一碟是瓜子。這顯然是準備待客的了。恂如這才記起瑞姑太太是昨天午後來到的，自己還沒見過。他抱歉地嘆一口氣，抓起一件綢短衫披在身上，就下床去；正待拔鞋，猛地房門外來了細碎的脚步聲，憑經驗，他知道這一定是誰，剛才那一點興致便又突然冷卻，他兩腳一伸，頭一歪，便又靠在枕上。

恂少奶奶一進房來，也沒向恂如看一眼，只朝窗前走去，一邊把那白地小紅花的洋紗窗簾盡量拉开，一邊就嘰嘰咕咕數說道：“昨夜三更才回來，醉得皂白不分；姑太太今早起又問過你呢，我倒不好意思不替你扯個謊，只好回說你一早有事又出去了；誰知道——人家一早晨的事都做完了，你还躺在床上。”

恂如只當作不曾聽見，索性把剛披上身的短衫又脫掉了，他冷冷地看着帳頂，靜待少奶奶再嘮叨；但也忍不住忿然想道：“越把人家看成沒出息，非要你來朝晚嘮叨不可，人家也就越不理你；多麼笨呵，難道連這一點也看不出！”可是恂少奶奶恰就不能領悟到這一點。遇事規勸而

且又不厭瑣屑，已經是她的習性，同时又自信是她的天賦。當下她見恂如毫無動靜，就認為自己的話還不够分量；她走到那方桌邊坐下，拿起水烟袋來，打算抽，却又放下，臉朝着床，又用那不高不低，沒有快慢，像背書一般的平板調子繼續說道：“昨天下午三點多，姑媽到了，偏偏你不在家。家里人少，又要收拾房間，買點心叫菜，接待姑太太，又要滿城去找你，店里宋先生也派了趙福林幫着我。城里的親戚和世交家里，都去問了，都不見，都說大熱天你到哪里去了，真怪。挨到上燈時光，還不見你回來，真急死人，還怕你遇到什麼意外。倒是宋先生說，意外是不会有有的，光景是和什麼三朋四友上哪一家的私門子打牌去了，那可不用再找；這些不三不四的地方，宋先生說連他也摸不着門路。等到七點鐘才開夜飯，媽媽背着老太太和姑太太抱怨我太不管事，說早該勸你，別讓你出去胡鬧，糟蹋身子；你瞧，我的話你何嘗聽進了半句！可是我還得替你在姑太太跟前扯謊呢，要是讓姑媽知道了，你也許不在意，我倒覺着怪不好意思，人家錢少爺規矩得多哩，姑媽還總說他沒有出息呢。”

“嘿哼！”恂如聽到末后實在耐不住了，“承情承情，你替我圓什麼謊？已經打鑼打鼓，鬧的滿城風雨了，還說給我扯謊！昨天是王伯申邀我去商量地方上一件公事，倒要你代我扯起謊來了，真是笑話！”

“什麼地方上的事情，大熱天氣，巴巴的要你去管？”少奶奶的口气也越来越硬，“你又不是紳縉，平時閑在家

里，不曾見你去管过什么地方上的事，昨兒姑媽來了，偏偏的就着忙了，一个下午还不够，騙誰呢，什么屁正經要商量到三更半夜才回来？”

这几句話，却大大损伤了恂如的自尊心。他气得脸色都变了。他“不是紳縉”，从沒干过一件在太太們眼里看来是正經的事：这是他在家里人心目中的“价值”，可是像今兒少奶奶那样露骨地一口喝破，倒也是从来沒有的。他睜大了眼睛，看定了少奶奶，觉得“不理”的策略再也維持不下去了——虽然昨天黄昏以后他的确被所謂“三朋四友”拉去胡鬧了半夜，但白天之有正經，却是事实，而且晚上所去的地方也不是店里宋先生瞎編的什么私門子，恂如是有理由“奉壁”少奶奶那一頓数說的；可是又一轉念，觉得这样的“女人”无可与言，还是不理她省事些，他只冷笑一声，便翻身向內，随手抓取那把鵝毛扇复在脸上。

好一会兒房中寂靜无声。少奶奶嘆一口气，站起身来，望着床中的恂如，打算再說几句，但終于又嘆口气，向房外去了；同时却又說道：“快起来罢，回头姑媽也許要来房里坐坐，你这样不衫不履，成什么話！”

从脚步声中判明少奶奶确已下楼去了，恂如猛然跳起身来，急急忙忙穿衣服，还不时瞧着房外；好像他在做一件秘密事，生怕被人撞破。他滿肚子的憤恨，跟着他的动作而增高。他怕見家里人，怕見那激起全家兴头的瑞姑太太。“反正他們当我是一个什么也不懂也不会的傻瓜，我就做一件傻事情給他們瞧瞧，”他穿好长衫，閃出房門，蹣

着脚走下楼梯，打算偷偷上街去。“再讓他們找一天罢，”他一边想，一边恶意地微笑。但是刚走到厅房前的走廊上，真不巧，奶媽抱着他的两岁的女兒引弟迎面来了。那“小引”兒，手捧个金黃的甜瓜，一見了恂如，就张臂扑上来，要他抱。“我沒有工夫！”恂如慌忙說，洒脫身便走。不料小引兒又把那金黃瓜失手掉在地下，跌得稀烂，小引兒便哭起来了。恂如抱歉地回过身来，那自以为識趣的奶媽便将小引兒塞在恂如怀里，說：“少爷抱一抱罢。”

恂如抱着引弟，惘然走下石阶；受了委屈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使他的动作粗暴。引弟感得不大舒服，睜圓了一双带泪的小眼睛，畏怯地瞧着她的爸爸，恂如也沒理會得，惘然走到院子里东首的花壇前站住，慢慢放下了引弟，讓她站在那花壇的砖砌的边兒上。壇內那枝緣壁直上的蔷薇蒙滿了大大小小的蜘蛛网，壇座里的虎耳草却蒼翠而肥大。恂如松了口气，重复想到刚才自己的計劃，但同时又自認这計劃已經被小引兒破坏。他本想悄悄溜出門去，不給任何人看見，讓少奶奶她們摸不着头脑，然而此时不但有小引兒纏住他，并且数步之外还有那不識趣的奶媽。他惘然看了小引兒一眼，这孩子却正摘了一张肥大的虎耳草地伸手向她父亲脸上掩来，随即哈哈地笑了。恂如也反应地笑了笑，定睛看着这孩子的極像她母亲的小脸。梦一样的旧事慢慢浮上他的記憶：三年前他第一次向命运低头而接受了家里人給他安排好的生活模子的时候，也曾以現在这样冷漠的心情去接待同样天真的笑。而今这笑只

能在小引脸上看到了，但这是誰的过失呢？当然不是自己，亦未必是她。……恂如苦笑着抱起小引兒来，在她那红噴噴的嫩脸上輕輕吻了几下，然后告罪似的低声說道：“小引，好孩子，和奶媽去玩罢。爸爸有事。”

看着奶媽抱着引弟又出街去了，恂如低头踱着方步，似乎正想找出一件什么事来排遣时光。他仰脸看着楼厅对面那一排三間靠街的楼房，記起幼时曾在堆放源长号貨物的一間內，和姊姊捉迷藏；現在这一間，还有左側那一間，依然作为源长的貨棧，而且貨物也依然是那些化妆品和日用品，可是他自己却不是从前的他了，他还在“捉迷藏”，但对手不是他的婉姊，而是祖母，母亲，和自己的少奶奶，——甚至也还有那娇憨天真的小引罢？恂如皺着眉，慢慢踱进厅堂，又穿过厅后的走廊，便到了那通往东院的腰門口了。瑞姑太太的朗爽的談話声从东院送来，恂如驀地站住，这才意識到自己所到的是什么地方。瑞姑太太似乎正在談論她的嗣子脾气古怪，“七分書呆气，三分大爷派”。恂如一听，便不想进去，經驗告訴他，每逢这种場合，那教訓的風头一轉便会扑到自己身上。然而已經晚了，小婢荷香早从东院的天井里望見了他，就高声报告給太太們：“少爷来了。”

太太們都在东院朝南那座楼房的楼下正中那間客厅里。老太太和姑太太对坐在靠西壁的方桌边，张太太坐了东首靠牆的一张椅子。两面的落地长窗都开的挺直。只不見恂如少奶奶。恂如怀着几分不自在的心情，进去拜見了姑太

太，胡乱說过几句客套，便拣了挨近窗边的一个位子坐了。屋里的空气似乎因为他的出現而忽然冷峻起来，姑太太和恂如应酬了几句以后，老抽着水烟袋，竟一言不發。

“有点古怪，”恂如一边搖着紙扇，一边在肚子里寻思，“大概她們刚才議論过我來罢？”于是他猛省到少奶奶的不在場一定有緣故。他惶恐地朝四面看了一眼，正想找几句话來敷衍一番就抽身而退，猛可地瞧見少奶奶从后院子旁边的厨房里姗姗地來了。少奶奶眼眶紅紅的，走到了阶台前时，抬头看見了恂如，便似嗔非嗔地盯了他一眼，径自走到张太太身边坐下。恂如直感到少奶奶一定在太太們面前告过他一状，——一定是照她的想像說了他許多坏話；他暴躁起来，覺得脸上也發熱了。他拿手帕在脸上揩了一把，正想把昨晚的事申明几句，不料瑞姑太太却先已笑着說道：“恂如，听說你这两天很忙，跟王伯申商量什么地方上的事情；——哦，大热天，你还穿件长衫进来，姑媽面前你还客气給誰看？”恂如笑了笑，瑞姑太太早又接下去說道：“王伯申現在是县里数一数二的紳縉了，可是十多年前，他家还上不得枱面；論根基，我們比他家好多了，不过王伯申的老子实在能干。”于是轉脸向着老太太道：“媽还記得那年太公开丧，王老相第一次來我們家里，爸爸就識得他日后定能發迹？”

老太太点头，有点感慨地說：“这話也有三十多年了，还有那赵家赵老义，也不过二三十年就發了起来；人家都說赵家那股財气是赵老义的姨太太叫銀花的帶了來的。”

照例，这种背诵本县各大戶發迹史的談話一开始，只有瑞姑太太还勉强能作老太太的对手，恂如的母亲是外县人，少奶奶年輕，都不能贊一辞。恂如不大爱听这些近乎神話的陈年故事，但也只好耐心坐在那里。姑太太虽然还不滿六十，却不及老太太記性好。論容貌呢，姑太太决不像是五十以上的人，她那頗帶点男相的方脸还是那么光潤，要是你在隔房听到她那高朗爽脆的談話，一定会猜她至多四十許，只有那半头的白髮和她年紀相称，但这恰好增加了她的威仪。

“人家說姑媽有丈夫气，看来是不錯的，”恂如惘然自己在想，“她两个兒子都死了，繼嗣了良材，性格也不太合得来，可是她总有那么好兴致，談起什么来都那么果断敏利，跟母亲完全不同，至于她呢，連姑媽脚底的泥也赶不上，倒是婉姊有几分相似。”正这样想，却不防姑太太忽轉臉問他道：“王家要你去商量什么事呢？”

恂如怔了一下，沒有听清姑太太是問王家的什么。少奶奶似乎老是在留意恂如的动静，这时便接口道：“姑媽問你昨天忙的是些什麼事？”

“唔，”恂如又有点不自在了，“也不是什么大事。王伯申打算办一个貧民習艺所……”

“想来又是什么工厂罢？”老太太关心地問。

“对，这也要弄几部机器招人来做工的，可又不是普通的工厂，”恂如的精神似乎振作些了，“这是打算把县里的无业游民招来教他們一种手艺，也是慈善事业的一种。”